



1924—1980

54.7

宁夏人民出版社

李健吾獨幕劇集

李健吾独幕剧集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公园街4号)

宁夏新华书店发行

宁夏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字数: 120千

198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统一书号: 10157·122

定 价: 0.40元

目 录

工 人.....	1
翠子的将来.....	14
另外一群.....	35
母亲的梦.....	54
十三年.....	70
战争贩子.....	93
伪君子.....	110
一棍子打出个媳妇来.....	131
喜煞江大娘.....	148
分房子.....	165
后 记.....	176

工 人

人物：

钱工长 一个性格诚实的人
钱 妻
钱 子 瘸子
工人甲 一个执拗的老人
工人乙
工人丙
失业者

〔距车站不远，铁路小工宿息的破屋，发黯。右墙有两个生锈的铁窗，映入淡黄的阳光。门设在正面偏左。四、五张飞侠的粗画贴在墙上，异样别致。铁路上应用的器具触目可以望见。工人的积郁、狂嚣以及疲乏，充盈在屋中。〕

〔工人甲——灰白头发，佝偻，不时叹气，坐在窗前，扶住一条铁棍。工人乙——青年，爱笑，斜倚门边，翘起一条腿来，眼睛却不时看着工人甲。〕

工人甲 (向窗外)好象工长来啦。

工人乙 嘻，嘻。他！

工人甲 对了，一定是他。不知在路上想什么呢。

工人乙 (厌烦地)嘻，嘻——知道了。殷勤!

工人甲 (惊讶地)你是说我吗?告诉你，年轻人，这条铁路我亲眼看它造成的，十七年了，这小工名字没有离开过我——唉，现在我自然不如你们有力，可是自打我年轻力壮到如今，哪天也没有偷过懒，不分冬夏，卖力气流汗。是啊，有一回，有一回站长靠在柳树前微笑对我说：“好呀，真有你的!”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可是第二天他又忘掉我啦。干了十七年，还是一个小工。我不认识字。唉，我打小没有赶上好运!如今我快要死啦——(站起来)我哪儿能不加点儿小心呀。喂，你知道他们要辞掉我吗?

工人乙 也许不会辞你这老骨头。嘻——

工人甲 (挺起胸来)我还没有老呢。不是吗?

工人乙 (笑)升官发财——等着吧!嘻，嘻。

工人甲 (微怒)没有家教的孩子!你爹呢?

工人乙 我爹死啦——我妈也死啦。

工人甲 (扶窗向外望，不注意地)怎么死的?

工人乙 (不愿往这上头想)火车，火车。——我爹也是铁路上的小工，在另一个站。有一天，他刚搬好道闸，火车眼看就要开到，一个小孩蹲在不远处玩耍，他跑去把孩子抢救出险，自己却送了命。为了怜恤我那惨死的爹，赏我顶他的差事——小工，把我送到这儿来了。

工人甲 可怜!够可怜的。工人死了，理应有抚恤金，你们没有吗?

工人乙 有什么抚恤金，让我顶替，就算恩典了。咳，想起

我爹，我那惨死的爹，就想哭。

工人甲 可怜的孩子，别哭了。啊，工长来了！

〔钱工长——四十岁上下，黑色的微髭，壮实，戴一顶大草笠，进门时取在手中；神态严毅而慈蔼；站在门口，有些惊讶。

钱工长 你为什么哭？小伙计，是不是想起爹来啦？

〔他走近工人乙，抚摸工人的乱发、肩膀；工人乙抬头瞥了一眼，轻轻躲过他的手，倏然立起，耸耸肩膀，退到门旁。

工人甲 工长打车站来吗？

钱工长 是呀。

工人乙 大家商议得怎么样？

钱工长 先看形势再说，现在还谈不到罢工。

工人乙 (冷笑)不罢工！

工人甲 (摇头)为什么要罢工呢？闹腾下去谁给咱们饭吃呀！

工人乙 嘻、嘻！奴才，贱骨头，你吃的是谁的饭呀？

钱工长 得啦，得啦。四次车很快就要开到，你们赶快上工去吧。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还是照常上工，千万不要有什么表示，静悄悄地，不要露声色，哥们，去吧！

工人乙 (鄙夷地)上工？

钱工长 (走到他面前，和婉地)是的，兄弟，站长吩咐过，今天谁要造反，当心自己性命。兄弟，上工去吧。

工人乙 (耸了耸肩，点头)好吧，看着办吧。

〔他懒懒地走出。

钱工长 (望着工人乙的背影)唉，这些年轻小伙子！

工人甲 (他挨蹭到门口，畏缩地，走回钱工长身旁，嗫嚅着)工长，实在吗？工程处要辞退我？

钱工长 (笑)谁告诉你的?

工人甲 (叹气)我想……唉，他们说 I 老了，要辞我的工。

……工长，我还不算老，我老吗?

钱工长 (拍着他的肩膀)放心，不老，你起码还能活二、三十年呢。

工人甲 (咳呛起来)啊，啊，是吗?

钱工长 去吧，上工去吧。

工人甲 (有精神地)我就去，我就去。

钱工长 红旗——绿旗——哦，小兄弟忘了拿去，你带过去吧。

工人甲 (喃喃)这孩子，这孩子……

〔他卷起旗子，很兴奋地走出。〕

〔工人丙迎工人甲而入，笑了笑，他是一个有经验、办事精细的人，苍黑的头发，吸着香烟。〕

工人丙 喂，工长，告诉你一个喜信，——你一定猜不到。

钱工长 加工钱吗?

工人丙 (摇头)加工钱，别作梦，是你自己的喜信。

钱工长 我自己的?

工人丙 (坐在桌上，缓缓吐着烟)是啊，我在高坡上望见的。

钱工长 望见什么?得啦，甭开玩笑啦，告诉我吧。

工人丙 (高声)你的媳妇，带着你的儿子来啦。

钱工长 (不信)别开玩笑，他们来做什么?

工人丙 我真替你高兴!媳妇，孩子都有。我也有过漂亮的媳妇，可是让土匪抢去做压寨夫人啦。(狂笑，用力抛掉残余的烟头)我也有孩子，可惜睡着了。

钱工长 睡着了?

工人丙 （又燃一根香烟狂吸）他睡在土里了。

钱工长 （瞥他一眼，不安地来回走着）你没有亲人吗？

工人丙 没有。

钱工长 你每天不是很快活的？

工人丙 （狂笑）为什么不快活呢？什么人都不爱我，什么人我都不爱——大爷有钱大爷化；是啊，我为什么不快活呢？（站起，走近钱工长身旁，机密地）工长，我们要小心，我们被监视啦。

钱工长 （吃惊）监视？

工人丙 车站那边运来了队伍，武装！

钱工长 （沉思）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工人丙 （望窗外）自然是——恐怕我们的要求要失败的。

钱工长 他们抢咱们的钱：工资！

工人丙 他们是咱们的死对头。

钱工长 兄弟，耐心就是咱们工人的武器。现在即使失败也不是屈服，公道与正义是我们的，胜利终归是我们的。

兄弟，把眼光放远些，看着……耐心，耐心！

工人丙 （笑）扔颗炸弹也多少出一口气。

〔钱妻扒着窗户往里窥视。

工人丙 钱大嫂，进来吧，工长在这儿。

〔钱工长转身望着门，静静地。

〔钱妻走进来——憔悴的面孔，但仍不失年轻妇女的姣好，头蒙黑布帕，布衣裙，手携一个包袱。精神受刺激，乍见其夫的时候，她手里的包袱坠落地上。

工人丙 （拣起包袱，置桌上）大嫂近来好。侄儿呢？

钱妻 （眼睛看她丈夫）半路上有个老伯陪着他呢。

工人丙 好，工长，回头见。

〔他微笑着，颇有趣于工长夫妇晤面的神情，走出。〕

钱工长 （不望他的妻）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钱 妻 （哆嗦）你不要生气，听我说——

钱工长 我知道你们是来要钱的——还能有什么事？

钱 妻 （哭）不要急，听我说——

钱工长 （走近些）唉，既然来了，就说吧。

钱 妻 （放胆）家里事你是知道的，孩子虽说已经长大，可他是个瘸子，能干什么？他到处找事干，人家摇摇头，说：“小瘸子，回去告诉你娘吧，我这里能干的小伙子多着呢。”你又不给家寄钱，你想，靠我一个妇道人的手工能行吗？

钱工长 （不安地）这我也知道——

钱 妻 从前一个子儿买到的东西，现在都涨了好几倍，我给人家做的针线活，又不敢涨价——你知道吗？眼前什么东西都用机器做，又快又好又贱，我要是一涨价，谁还肯叫我做呀？可怜咱们的孩子又是个瘸子。有时我缝衣服直到夜深，瘸子看我可怜，就偷偷地哭。唉，有什么法子呢！

钱工长 （神色索然）你以为我忘了你们吗？

钱 妻 （怨抑）你没有往家给我打一封信——

钱工长 这不是我的错，你知道吗？我每月工钱七块，可是现在有三个月——不，三个半月了，没有发工资。站长说：“老钱，对不起，你们工钱全让军队借用啦；下月一定支给，这是上头的事，我能有什么办法呀！”这些贼强盗，这些兵痞子，仗打个不停，就为了抢地盘，哪

管老百姓的死活！

钱 妻 （失望地）工长也一样？

钱工长 一样，一个样。我为什么忘掉你们呢？怎么不挂念你跟孩子呀？有时我也想写个信给你，可是手里没有钱，写信有什么好说的！我怎么不难受，不知道你跟孩子日子难过啊。我又怕见你和孩子——一个男人养不活自己的老婆儿子，能好受吗？

钱 妻 唉，这是怎么说的！就一点指望都没有吗？

钱工长 谁能知道呢？眼下工人想着要罢工，要求支给欠薪，可谁敢说就有指望呀？

钱 妻 （失神地坐在椅上，嗫嚅着）这……啊，可怎么好呢？

钱工长 （扶住她）别着急，看以后怎么解决吧。

钱 妻 不，不，我办错啦，错啦，可怎么办呀！

钱工长 （安慰她）放心，既然来了，就呆两天再回去吧。

钱 妻 （恐惧地）你能饶我吗？啊，这怎么得了呀，可怎么办呀？

〔她晕倚在她丈夫的臂抱中。〕

钱工长 （微惊，低声在她耳边呼唤着）不会怪罪你，放心吧。醒，醒。告诉我，什么事情。醒，醒，我不怪罪你。

钱 妻 （呻吟）我太胆大了。是的，完啦，什么都完啦。

钱工长 什么事情？

钱 妻 （勉强扶桌而立）你千万不要生气——为了想看望你，又筹不到路费，我横下心把家里那间屋子连同锅碗板凳全卖了。现在后悔晚啦。没有想到你这么困难，还以为你手里能有点儿钱，带着我在这儿做点儿针线，娘儿两

个兴许能过活。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儿也这么可怜，连你自个儿都顾不过来，再添上我们娘儿两个，可怎么得了！全卖了，可回哪儿去啊？

钱工长 （高声）什么？你全卖了——

钱 妻 （哭）是呀，两头都堵死了，我们往哪儿奔呀！

钱工长 （软下来）好，不用哭啦。家里那点儿破烂也不值个啥，来了也好，过一天算一天，走着瞧吧。

钱 妻 你能养活我们吗？

钱工长 （微笑）该养活呀。

钱 妻 太苦了你啦。

钱工长 （皱眉）苦又怎么样呀？我是男人，是瘸子的爹——按理应当养活！

钱 妻 （伤感）都怪我糊涂。

钱工长 （应和着）唉，你我都糊涂！

〔他无聊地走到窗前。

钱工长 啊，那不是瘸子——长高了。

钱 妻 我们一下车，站里一位年老的工人拉着孩子就聊开了；他们聊的工夫可不小，到现在才来。怪事，他可希罕咱们的瘸子呢。

钱工长 是的，我知道，那老头儿老惦念他，常问起你们什么时候还能来；我们有时嘲笑他说：“你跟瘸子真有缘分呀。”他叹口气说：“一个瘸子，一个老人，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呀。”这话够惨的。一个是半死的孩子，一个是快死的老人。（向窗外）啊，啊，进来，进来。你妈在这儿呢。那边是门，门在那边呢。

〔一个乡下娃——钱工长的儿子狂喜地从铁窗伸进手来；工

人甲在他身旁站着。

钱 子 啊，啊，爸爸，爸爸。

工人甲 (欢呼)好啦，进去，到里边坐吧。

钱 妻 进来，孩子，进来吧。

〔钱工长的儿子推门进来，跛着跑到父亲跟前，工长伸臂拉着他——工人甲随进来。

钱 子 爸爸，我的腿比早先好多了。

钱工长 那好。

工人甲 (兴奋地)来，小伙计，坐在这儿歇会儿吧。钱大婶，你也坐下。

钱 妻 大爷，你也坐会儿吧。

钱 子 老伯，坐着歇歇腿吧。

工人甲 (从墙角寻出一个木盒，慰情地微笑)我送你点儿东西，好，专为你预备的。对，对，你可得收下。

钱 子 (看着父母)噢，怎么还送我东西呀？

工人甲 这——我瞒着他们藏在这儿的。为你准备的，我天天盼你来。——不要打开盒子，等我走了你再……工长，小伙计还回去吗？

钱工长 永远不回去了。

工人甲 (惊讶地)什么？我的耳朵不好使，是说不回去了吗？

钱 妻 (痛苦地)啊，是的，回不去啦。

工人甲 工长，说实话，你有办法养活吗？

钱工长 (笑)老哥，有。

〔钱妻流下泪来，背转身去。

工人甲 撒谎，我知道——好啦，小伙计，不用等我走，打开那盒子！

〔钱子揭开木盒的盖子，扔出好些破棉花——最后，他惊得呼喊起来。

钱工长 什么？

钱子 洋钱！

〔工人甲得意地笑着，悄悄溜出去。

钱妻 这怎么成呀！

钱子 洋钱！四块洋钱！

钱工长 （发现工人甲不在）去，孩子，追他去。可怜的老头子，快送还他；好生谢谢他。去。

〔钱工长的儿子追出。

钱妻 这老头子，多好心眼呀。（转想）你现在正缺钱，先收下不好吗？

钱工长 （忍着眼泪）不，还给他。天知道他怎么能攒出钱来的！

〔钱工长的儿子瘸进来，喘气。

钱子 他说这是送我的，专为送我的，说什么也得收下。

钱妻 他还说什么？

钱子 他说：“我孤身一人，快活到头了，你们缺钱，对付着使吧。”

钱工长 （默默地）好，把钱给你妈收起来。噢，四次车来啦。好，你们先到镇里租一间店房住吧——拿着包袱。我随后就来。再有十来分钟火车就要到啦。

钱妻 你能知道我们在哪个店吗？

钱工长 这镇上只有一个小店。

〔一个菜色的，蓬头垢面的失业者站在窗外。

失业者 劳驾，可怜可怜我，能赏给点儿吃的吗？

钱子 爸，您看！

失业者 老爷，随便什么给我一点儿吃的，好几天没吃上东西了。救救命吧！

钱妻 孩子，咳，到处都是可怜人！咱们先走吧。

〔母子搀扶而出。

钱工长 这儿是工人住的地方，都是些穷哥儿们。

失业者 那更好——跟您打听一下，这儿还雇人吗？我是个逃难的，能用我吗？

钱工长 你早先做什么事？

失业者 先生，我以前是一个铁路小工。后来为了点儿小事，给上头歇了。开革以后，四处飘荡，讨了几省的饭，到处在打仗，没有找上事情，咳，运气不好。

钱工长 咳，这年头找事就是不容易。

失业者 找事是不容易。再说，到处都信不过我这外乡人。

可是，先生您帮个忙吧，救我这条命吧。

钱工长 唉，咱们都是工人，说不上信得过信不过的话。我们这儿是个小站，站长还嫌工人太多了呢，哪儿还会招工人呀？

失业者 （绝望地）唉，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年头没有穷人的活路呀！

钱工长 （从身上摸出几个铜板）别这么说，总得找个事儿做，这几个子儿到镇上随便买点儿吃的吧。

失业者 谢谢你这个好人——再见。

工人丙 （大声）工长，不好啦！

钱工长 什么事？

工人丙 （瞥了失业者一眼，小心地）这位——

失业者 (握紧铜板, 感谢地)真是一位好人, 愿上天保佑 你这善心人!

〔他弯着腰, 低头走出。〕

钱工长 什么事——四次车到啦?

工人丙 不是, 不是。

〔工人甲喘吁着跑入, 扶在桌前。〕

工人甲 (死白的颜色)告诉我, 那事情是真的吗?

工人丙 怎么不是真的, 我看得一清二楚!

〔工人甲晕倒, 为桌子支住。〕

钱工长 (迷乱地)什么? 出了什么事?

工人丙 (扶着工人甲)老伙计, 别急坏了自个儿身子。

工人甲 我的小瘸子让乱兵打死了!

钱工长 我的孩子? 为什么? 为什么?

工人丙 瘸子和他妈走到“万来顺”小店门前, 从小道上跑过来一个兵煞神似地抢他妈手里的包袱, 娘俩争执的工夫, 又跑出来好些兵, 就是监督我们罢工的, 把瘸子往死里打, 他妈给一个兵抢走了……

〔工人乙持红绿旗冲入门口。〕

工人乙 快去! 四次车就到, 快! 快!

钱工长 什么? 什么?

工人乙 火车——你们怎么啦?

〔远远响着汽笛声。〕

钱工长 (失去感觉地)哦, 孩子, 可怜的孩子, 死得太惨了!

工人甲 (无力地)唉, 瘸子, 好心痛呀!

工人乙 (奋恨地)啊, 罢工! 罢工!

钱工长 （踉跄倚门，失神地）我的孩子，孩子他妈，你们把我撇得可苦了！天哪！

〔火车的笛声由高尖而突止，象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铁窗外树叶微微摇动。

（幕闭）

1924年3月

翠子的将来

人物：

茶馆掌柜

翠子 他的女儿

车夫

陈大爷

刘老爹 卖菜的

百灵鸟

近郊茶馆门前。在一个高岗上。横楣悬破匾、字迹湮陈，隐约为“泰山居”三字。距门稍远为一窗，紧闭。沿窗有几条长桌凳、油污、龟裂、摇动的腿。窗旁各高悬一布幌，两面都各写着“雨前”、“香尖”，字迹模糊不清。门扇从内倒拴住，两旁对联，一扇只可辨出“陶朱富”三字，一扇只“刘伶”二字。两旁有几株古树，早黄的或苍绿的叶子飘着，朝阳穿过，微有生气。寂静冷香的清晨；夜依然在挣扎，没有人的踪迹。

幕开——从左方远远传出一阵忽高忽低的唇哨。一位青年、车夫吹唇而出，停足茶馆门前，向内细听，踟蹰，从原路下。窗扇忽然半开，露出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上身穿着红衫，探首外视。